

流離尋岸

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

夏曉鵬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

2002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

ISBN 957-8221-82-7



9 789578 221826

流離尋岸

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

夏曉鵑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

2002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Series-09 2002

發行人：周渝

社長：馮建三

總編輯：趙剛

助理編輯：吳挺鋒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序）

國內：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呂正惠、沈松橋、何春蕤、李朝津

李尚仁、夏鑄九、夏曉鵬、陳忠信、陳光興、陳宜中、徐進鈺

甯應斌、馮建三、趙剛、錢新祖、錢永祥、鄭村棋、瞿宛文

國外：丘延亮（香港）、陳溢茂（美西）、邢幼田（加拿大）

許達然、江士林（美中）、李榮武（美東）

編輯顧問：（依姓氏筆劃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

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網址：<http://www.bp.ntu.edu.tw/~taishe>

電郵：taishe@sun.bp.ntu.edu.tw

定價：300 元

請劃撥 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國外訂購：請匯款至 Taiwan,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024770003571.

UNION BANK OF TAIWAN, KUNG KUAN BRANCH, 272,

Roosevelt Road, Section 3, Taipei, Taiwan R.O.C.

發行所：《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16 巷 1 號

排版：淵明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者：國順印刷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6395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63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未經本刊及作者同意不得轉載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

夏曉鵬

1. 資本國際化
2. 跨國婚姻
3. 外籍新娘
4. 實踐式研究
5. 交會
6. 人際關係化

封面：作者生命中第一個「外籍新娘」經驗

封底：作者與幼時最欽美的玩伴

初版一刷 2002 年 3 月 再版一刷 2002 年 12 月 再版二刷 2004 年 8 月

本書作者版稅全數捐給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

再版三刷 2007 年 5 月

序

十五六世紀出現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最終籠罩所有的地區，永遠改變了人類關係的特徵。數世紀以來，這個世界體系的發展自始至今都意味著，地球上的每一塊區域都進入了資本主義投資、交易及剝削的系統之中；人類關係隨之商品化。外部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早年從歐洲擴散開來之後，席捲了地球的大部份區域，並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政治上創造出新的分工與布署。對於生活在歐洲以外區域的人而言，這些新的分工與布署大多產生了關鍵性的負面後果。外部的殖民主義大致而言是由一個外面的殖民力量控制一個非歐洲國家的經濟與政治。

有一段時間，某些地區不在那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即使是到了最近這幾十年，某些地方還是得以，至少是一部份或有一陣子，自外於那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許多散佈在都市文明以外區域的小群體或無文字社會（preliterate societies）一度是在那個體系外面，而舊蘇聯與共產中國一度是存活於，或多或少，那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然而，所有的無文字社會、前蘇聯的所有邦國以及共產中國，終究是不折不扣地變成爲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份；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塊區域能逃得過這個體系的長鞭。在最近這幾十年內，的確，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人，工人的家庭，以及其它社會機構之間，一種三分化（a tripartite division）現象已發展出來；這個世界上大部份的人現在都被編進了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區域內

的國家。

針對這種世界體系，許多批判性的社會分析把焦點擺在體系中的工作與生產部門所發展出的人類關係。然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其它非常重要的面貌所受到的關注就少得多了；其中之一是人們從這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地理區域遷移到，或被移到，另一個地理區域的方式。投資者與財團從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移至邊陲國家的運動非常顯目，如此毀掉了核心國家中收入體面的工作機會；更近者，這種情況也在半邊陲國家中發生。同時，製造業與其它外來的投資通常在邊陲國家那裏創造出新的、低工資的工作。此外，在邊陲國家，工業資本主義之入侵傳統農耕地區，連同其它諸如各種國際貿易協定之類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入侵農村所造成的在地農業經濟崩解，製造出大量不再能維持自身或家庭的工人。這意味著大規模的流動：這些低技術的工人到處尋找就業機會——許多家庭與其社區因而遭致支解。

此一世界體系恆常製造許多新的遷移與流動。人們在此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組成地區之內的移動頻率，遠超過以往。饒有意義的是，這種流動所包括的不僅工人，還有他們的家人，或那些原本有緣成為他們家庭一份子的人。就歷史上而言，這種流動在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的一個面貌，就是作為妻子角色的婦女從較不發達的國家，移至發達的西方工業國家。這類的例子包括嫁給美國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日本婦女，韓戰時嫁給美國大兵的韓國婦女，以及越南內戰期間嫁給法國及美國大兵的越南婦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重要的移民潮是從亞洲國家至歐美核心工業國家。

然而，在本書中，我們卻看到一個不同類型的國際移民。在本書的調查研究中從事這種移動的是來自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半邊陲地區——臺灣的單身男人，他們前往邊陲的東南亞國家尋找新娘。他們所找到的女人繼而成為新娘；她們從這些較不發達的國家——尤其是印尼、越南與菲律賓——移至一個居於半邊陲地位的較發達國家。這篇卓越的、探索性的分析反映的是持續進行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在

其中，夏曉鵬博士（以下簡稱夏）面對的是在臺灣的男人與印尼及其它東南亞國家的女人之間發展出來的商品化跨國婚姻。在這項先驅性的調查研究中，這位創新的學者援引大量的研究材料與方法，不僅涵括了針對新娘、丈夫與婚姻仲介者的訪問，還有官方報告與媒體報導，加上她直接的參與觀察。當階級、性別與族群之被結構與轉變正跨越國界時，夏做工原創地探索了這些相互關連的議題。

每年有數以千計的東南亞女人遠離家園嫁至臺灣，並從此定居。夏不只描繪出跨國關係的經驗現實及其關連的折衝與個人衝擊，她還給予我們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使我們能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進行理解。這些跨國婚姻涉及一套複雜的個人與體制安排；這種安排包含一對新人，婚姻仲介者，以及在送出國與接收國中主管移民與婚姻業務的官僚機構。

夏的經驗資料挑戰了某些對於移民的傳統印象，亦即只考慮諸如父權的性別問題，卻不把性別或族群的議題擺在更廣的世界體系的階級脈絡之中。這些遷移不單改變了當事人與其家人的生活，更重塑了原本不變的官僚及其它社會機構。本書的分析特別犀利，有力地解析了「新娘貿易」(bride trade)及「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s)的相關文獻。夏提出重要的議題，包括大多數學者所忽略的，受西方傳統影響的女性主義學者的問題。在西方女性主義對於新娘貿易的批判中，被問題化的通常是父權的男人。由於是典型的鄉下農民與藍領工人，他們常常被認定是特別性別歧視與父權或是不知「現代」婚姻為何。但這樣的分析反映的是許多此類分析者的階級偏見，他們分析非中產階級男人時常顯露出家長心態。太多的分析，夏指出，忽略了這些男人所面臨的階級壓迫。以她自己的觀點，夏把這些商品化的跨國婚姻置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脈絡中。因此，這些臺灣男人並非是孤立、帶著特別性別歧視與父權的世界觀的惡徒，相反地，他們是遊戲的一部份。這個遊戲大多了，它由各個階級組構而成，對它進行實質掌控的是他們自己的家庭，婚姻仲介者，以及當事國家中的官構。然

他們不只是身陷於國際階級遊戲的結構中被人利用的兵卒，因為他們亦是行動者，有著他們自己的目標與意願。

夏立意明確，這些個人的行動者必須放在更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脈絡中。自一九八〇年代臺灣脫離世界體系中的邊陲地位，邁入半邊陲，更加接近核心國家的行列。在這個新的安排中，臺灣也在對邊陲國家工人及其家庭的剝削中軋了一角。大量的貧窮在邊陲國家中被製造著。臺灣雖沒有如此大規模的貧窮，卻有許多小農與藍領工人——較諸富有的同胞，在經濟上是處於相對剝奪的地位。因此，低技術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景氣的影響，這種情形在邊陲與半邊陲國家皆然。從她的理論架構來看，資本投資於較不發達的國家，如印尼，常常導致經濟破敗，迫使那裏的窮人變成移住勞工（migrant workers）。因此，在較不發達的國家，如印尼或越南，許多單身女人必須考慮出嫁至如臺灣之類的較發達國家。婚姻移民（marriage immigration）也為臺灣這個較發達的經濟體提供了新的低工資勞力，為家務事、生育與養育則提供了無償勞力。通過政府機構收取的證件與旅行規費，她們還為送出國提供了一些收入。此外，臺灣有大量非充分就業或低工資的工人，他們努力想娶到老婆；他們所處的父權環境要求男方的地位必須高於女方。所以，如夏所強調，「外籍新娘」貿易聚合了兩個國家中的被邊緣化男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在這種國際新娘貿易的創造與發動上舉足輕重。

針對官方與媒體關於這些「外籍新娘」的報導中常見的公開說詞（public rhetoric），夏適切地發展出一套犀利而批判的分析。這些女人常被描繪為「劣等的」、沒有教養的、異國的「她者」，正在傷害臺灣人的社會肌理。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些女人在受著傷害，同時又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予她們的新社會。此外，這些女人與她們的丈夫必得在一個對他們進行負面建構並施加壓力的社會脈絡中，建立他們自己的個人與家庭認同。

多虧夏不是抽象的分析師，亦非只會待在大學辦公室裏寫寫抄抄

的疏離研究者。除了研究外，夏參與社會；她因此在「外籍新娘」的工作上增添了一項重要的行動成份。對「外籍新娘」進行訪問的頭幾年，她便以行動者的使命感開始努力改善她們的處境，例如助其學習中文。返台任教後，她越來越積極於創設「外籍新娘」識字班。以此看來，夏曉鵬博士不僅從批判社會學的觀點為理解世界大大地做出了貢獻，她還使這個世界更適合於這些被邊緣化的男女。如此，她使這個世界更適合於我們所有人。

Joe R. Feagin
Former Presid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raduate Research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Florida
February 3, 2002

（鍾永豐 譯）

自序

距離初次浮現探究「外籍新娘」現象的衝動，轉眼間，已近十年。這些年來，接受了無數的訪問、演講邀約，慨然分享我的研究和實踐心得；萬萬沒料到的是，在難產多年的書即將出版之刻，腦海竟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筆書寫自序。

煩悶間拿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剛出版的「大和解？」專輯，那裡正好有篇自己的文章。主編趙剛在編輯報告中點出，拙作〈外籍新娘媒體建構〉在一根本的意義上，也是在處理「大和解」的問題。一語驚醒夢中人……。

在台北眷區的記憶裡，有個老兵每到傍晚就會挑著豆花擔子，村子裡的孩子一聽見他嘹亮的「倒…灰…」叫賣聲，便趕緊回家拿個碗公和五毛錢出來。豆花老伯對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吃得最慢，總是在其他孩子吃個精光，滿足地離開擔子繼續玩時，我還在那兒奮鬥。幾次老伯急著到別村做生意，只好說：「曉鵲，你拿回去吃吧，錢下次再拿！」後來國民政府推動眷村改建樓房，咱們住的村子戶數最少，便理所當然地成了試驗村，村裡的人陸陸續續搬離，我們家也搬到桃園鄉下。改建的進度緩慢，我們家人偶而仍會回眷村老家收拾來不及帶走的東西。一次和哥哥回村裡，看見豆花老伯，蒼老了許多。哥哥和他聊起天來，老伯淡淡地說：「老婆跟人跑了」。印象中老伯的太太是原住民，當時仍然年幼的我，由於對老伯多年的感情，不由憎惡起那個我不曾謀面的原住民女人：「她怎麼可以拋下老伯，跟別人跑

了！」

一面讀著「大和解？」專輯中，陳光興描述的南北韓，以及台灣老兵返鄉的眼淚，我的眼淚也隨之渲洩而下。父親在兩岸開放不久，便隻身返回湖南老家，之後又回鄉幾趟，但他從不讓我們做子女的跟他回去：「那裡苦，你們受不了的」。父親在老家已沒什麼親人，祖父母和叔伯早在民國四十幾年相繼過世，那兒只剩下父親兄弟的子孫。幾次返鄉父親花了不少錢，在台灣的母親看著父親沒限制的花費氣得跳腳，家裡常為了這事聽見母親對父親的叨唸。雖然知道母親持家的辛苦，但心裡總是同情父親，我想，十幾歲便離家，四十年後返家的心情是沈痛的，那些錢算是父親用來療傷的吧。但是，這些話我從沒跟父親說，也沒跟母親提過。甚至，我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或許就像陳光興始終不敢去拜訪他母親在北京的妹妹吧。

不論是豆花老伯和他那跟別人跑了的原住民老婆，或是父親和來自苗栗鄉下的母親，他們的結合都是「大時代中的小故事」。當中的憤怒，甚至仇恨，是那麼的真實，又那麼對立，以致於無法和解。就像「外籍新娘」和她們身邊的人一樣。那麼，難道我的「外籍新娘」研究其實是在尋求一種內在的和解？

陳光興筆下的南北韓、海峽兩岸數十年後再見面的場面，讓我想起父親以及始終不諒解父親花太多錢在大陸的母親；想起小時候每天挑擔子來眷村賣豆花的老兵，還有他那位跟人跑了的山地老婆。記憶中，每回聽到家人很情緒地談大陸人如何愛錢，或是小時候聽到村裡的人說山地女人如何不可靠，我總感到不厭煩，討厭那種明明是一家人卻又互相傷害的感覺。後來，我學會用不理會，甚至是漠視的態度面對這種情境。漸漸地，母親也不跟我抱怨，而我也從不敢去問老爸心裡的感受；回家，變得很形式，「感覺」似乎也不存在了，彷彿由漠視產生的距離讓我感到安全。但那其實是一個我始終不敢碰的傷口，但說傷口好像又太嚴重，總之是一個我其實有很深情感，卻不得不用冷漠包裝的領域。

也許吧，「外籍新娘」研究對我而言像是個內在的和解，有些接近，但又有適當的安全距離。透過這研究，我似乎找到了從小想要知道的答案：「為什麼兩造都是好人，都沒有錯，但是卻又那麼真實地彼此傷害呢？」人與人之間的殘忍、傷害，或許必須放置在更大的歷史與結構脈絡，才能得到更深刻地理解，如此我們才能調焦至人我之間的「交會」；和解，也才有可能。

這近十年的過程中，數不盡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我，以及這本書的寫成。感激最深，卻也最無法表達地，是「識字班」來自各國的姐妹們，以她們勇敢和堅韌，豐富了我的生命。桂英、和香、梅英、秀櫻、秀鳳和所有志工媽媽；靜如、自淳、長青、怡佩、慧明、淑英、彩旻、瑞梅、玲華、秀妃，還有更多在美濃的姐妹兄弟們，他們的支持讓我從不孤獨，也讓識字班日益茁壯。

「美濃」，對我而言，原本只是國中時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裡的粗淺印象，因為中研院徐正光教授的指引，讓我踏上美濃；而秀梅、永豐，和允斐，當時三位決心重返美濃的青年，更根本重塑我的世界觀。永豐甚至在幾次前往印尼做田野時，充當我的研究助理，這幾年來他在理論和書寫上時時提供創見，常在我最困頓時，注入活泉。

在美國唸書時，從 Joe Feagin 和 Hernán Vera 教授的身上，除了治學的嚴謹外，我更看見學者對社會實踐的熱忱與堅持，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協助，我早已放棄學術這條路。Feagin 教授在讀了本書的英文版初稿後，爽快答應在百忙之中為我寫序，一如他過去十年的支持。好友 Amir Marvasti, Sylvia Ansary, Debi Van Ausdale, James Bazán 和 Nikitah Imani，不僅讓我更深入瞭解美國生活，亦在困境中，施與援手。

至於在留學期間曾讓我痛苦的師長，相當荒謬地，他們的殘酷成為我生命中的頓悟，讓原本只是知識上興趣的種族歧視、刻板印象，變得如此刻骨銘心，也讓我進而看見了自己生命中和「外籍新娘」命運許多不可抹滅的類同。那些在當下原本痛苦的經驗，讓我獲得新的

體悟，為此，銘謝在心。

寫作期間，成露茜所長、信行、益仁、志弘、正慧、嘉苓、趙剛，和其他許許多多朋友的關心，讓我不敢過於懈怠；評審的建議和仕哲的細心校對，都讓本書比原來更好。

最後，謹以這本書獻給家人，感謝他們幾十年來對我反骨的包容。

再版序

在未主動宣傳的情況下，獲知再版的消息，老實說，是很訝異的。原以為「流離尋岸」會因為「學術」的標籤，讓人卻步，但欣喜的是，不少非學術圈的朋友願意敞開雙臂接受我過去幾年來的心得分享。

「流離尋岸」的再版，並非拙作有何獨特之處，而是代表著「外籍新娘」現象愈受關注。隨著更多人的投入，被討論的議題不斷擴大與深化，小至人際關係，大至國家政策、全球政經局勢、資本國際化，許多我們過去習而不察的現象，因為「外籍新娘」現象的衝擊，促使我們反身自省。因為反省，我們體認到「外籍新娘」不是社會問題，而是一面讓我們看見自己的鏡子。

從初版至今幾個月來，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進入了轉型期，姐妹們正在積極自我培力，籌設自主團體，除了原來的伙伴外，更有高雄縣辣媽媽劇團、婦女新知基金會、差事劇團朋友的加入；台北永和社區大學的女研社，受到南方美濃姐妹們的感動，也開始了識字班的課程；一些關注媒體改造的朋友，亦主動協助，嚐試建立這群新移民女性的發聲管道。

這段時間認識許多新伙伴，因著他們的投入，讓我更深刻感受到集體合作的可貴與力量。家寧、孟佳、雪慧、國祥、麗鈞、

美菊、瓊芬、華瑛和瑞蘭、阿斌的加入，為識字班注入更多的活力與創意；筱芳的紀錄片作品「外籍新娘在美濃」讓更多人看見姐妹們的成長；素真把「流離尋岸」當「善書」到處送人，更和寧馨合力鼓吹永和社大女研社姐妹們擔任識字班的講師；淑霞、有芳、秀英、煙琪、綠珩、雪紅、素蘭、玉英和秀鳳，以團隊方式帶動永和社大的識字班，不僅讓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姐妹們感受到台灣姐妹的熱情，更在共事之中，相互學習成長。

最後，感謝所有「流離尋岸」的讀者，你們的購書，讓向來財源拮据的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因版稅收入而略受滋潤。

2001 年 12 月

目 錄

序.....	v
自 序.....	xi
再 版 序.....	xv
第一章 楔子——故事、傳記、學術、實踐.....	1
現 象.....	1
疑 雲.....	3
頓悟，與凝視的轉移.....	6
暮鼓晨鐘.....	9
蘋果的滋味——美國之夢的種子.....	10
「外籍新娘」：一面鏡子.....	12
從夢想到夢魘：自我反照.....	15
從客觀主義到基進經驗主義.....	17
學術養成及寫作的「他者化」(othering).....	19
置身事中.....	22
我的立場.....	23
第二章 探索的路徑.....	29
研究緣起.....	29
資料蒐集.....	31

實踐式研究作為持續不斷的運動的一部份	37
主要田野地點——美濃	43
第三章 真實的社會建構——官方的建構	51
自 省	51
真實的社會建構	53
官方的建構	55
台北經貿代表處的「社會問題作品」	57
案主產製	61
第四章 真實的社會建構——自我認同的建構	83
自 省	83
婚姻中的行動者	85
社會問題的受害者	95
「台灣新郎」的自我建構	105
「外籍新娘」的自我建構	112
第五章 真實的社會建構——大眾媒體的建構	121
自 省	121
社會問題的導因	122
女人的圖像	129
男人的圖像	133
社會真實建構的權力鬥爭	137
真實建構的結構性	153
第六章 資本國際化與商品化跨國婚姻	157
自 省	157
資本國際化與「婚姻移民」	161